



### 亞洲運動會(二)

一直以來，亞運會是一個可以給香港運動員表演的舞台，因亞洲各國各地的水平比較接近，是很大機會可爭奪到獎牌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；奈何香港電視媒體報道一直未如理想，歸根究底也就是製作成本的問題，就找不到一定的廣告商贊助支持，就難以達到廣泛的覆蓋率。另外亦因為亞運也是足球世界盃年，世界盃於6、7月舉行，而亞運會則在8月至10月期間舉行；世界盃叫聲力強很多，廣告商每年的大部分資源預算，也都會放在世界盃中，相應之下，亞運得到的贊助便很少了，電視台每每製作通常都是虧本的。

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香港電視業發展蓬勃，就算電視台覺得是虧本，但也會盡社會責任去報道亞運會。1982年印度新德里亞運，TVB只派出5名工作人員去做採訪，當時香港滑浪風帆選手蔡利強取得了銅牌，是香港唯一的一面獎牌，但竟連一點比賽片段也沒有拍到，這就是報道資源有限所致。到1986年韓國漢城（現改名首爾）亞運會，TVB派出的工作人員增加3倍，共15人去採訪報道；當年香港保齡球選手車菊紅，為香港奪得有史以來亞運第一個金牌，比賽片段全程直播，更可作現場直擊訪問，香港市民即時目睹奪金一刻，即造成全城轟動，其時就發揮了電視傳媒的威力。奪金後的第二天車菊紅回港，TVB馬上派員到機場接機，由啟德機場直上廣播道，出席EYT《歡樂今宵》節目，現場再採訪講述奪金經

過，當時就是這麼重視報道體育、重視亞運會。當屆亞運除了車菊紅勇奪金銀牌外，香港還有柔道的張小選、自選手槍的余景雄及女子4×100自由式接力共3個銅牌，成績也相當不錯呢！

到踏入九十年代，1990年中國首次主辦國際性賽事北京亞運會，全國上下對該次亞運會尤其重視，中央電視台在場地附近蓋建了一座酒店，叫梅地亞酒店(Media Hotel)，是作為國際廣播中心及傳媒工作人員入住用，對於來自亞洲各地電視台傳媒極之方便，大會熱誠招待各地傳媒，並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，TVB所有工作人員也獲得邀請出席。

這屆亞運，滑浪風帆的李麗珊初露頭角，大家也期望她能奪得獎牌。在比賽期間，我們一班來自香港的記者，晚上收工後通常都會消夜，聊聊日間的賽事，我發覺奇聞問大家：點睇亞運今天比賽情況？江忠德回答：李麗珊坐亞亞冠，香港一定有一個銀牌，我聽到後當頭棒喝：對呀！怎麼能讓香港市民忽略了這個經典畫面？香港得到銀牌一定要有現場訪問，但滑浪風帆比賽場地是在秦皇島，離開北京約200公里海邊，要坐火車過去也要2、3個小時，同事馬上去了解火車班次情況，得知香港ATV已經於當日5個小時前，下午乘車去了秦皇島準備翌日早上採訪，如果TVB要去也要乘翌日最早班次8點火車前往，我們遲了整整半天才出發，雖然訪問是遲了，但經巧妙的安排下，最後卻可以比友台快了播放出街！下次分析如何安排「贏回」的失誤。



### 「上位」好機會

「港區國安法」事在必行，街站簽名踴躍。朋友擔心問，如果去街站簽名，會否被人「私了」。我說，如果簽名表態都會被「私了」，我們已徹底失去了民主自由，「港區國安法」更見迫切了。

為回應香港實施國安法，美國率先表態對中國內地和香港制裁，但另一方面又考慮「歡迎港人赴美，為來自香港的入敞開大門」。一方面制裁你，一方面又說為你敞開大門，不是自相矛盾嗎？

英國表示或放寬香港超過30萬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(BNO)持有人，在英國免簽證時間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；不是給你居留權，只是你可以去英國免簽證住多半年而已，口惠而不實。

台灣提出將成立「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」，提供港人必要協助。台灣這小島，接受黑暴港人，他們可有衡量會有什麼後果，會否付諸實行？

曾經參與黑暴或支持黑暴的人，以為很多「生路」，開口埋口講移民；一時間彷彿「國際大門為你開」之快感。一時之「快」只是精神上的亢奮，很快又回歸現實的無奈。黃絲友開口埋口移民，移民的錢從何來？不少因為和父母政見不同已生嫌隙，已不能靠父母，若靠自己，移民他方又無所作為。最後還是要面對現實。

正如高志森導演說，香港人是嚇大的，經歷種種社會巨變，香港人都未驚過，處變不驚者，才是最大的贏家。每一次風浪來臨，都是後浪推前浪的。歷次風浪證明，香港是福地，如果真有實移民他地者，也有利於置業者執平貨入市。

朋友本是某外資銀行的小部門主管，因為「九七回歸」，她的上司移民他地，她留在香港填補空缺而步步高升，直至升到核心管理層。她自言能力不夠班，因為為補缺而得益。

所以，如果這一場風暴令香港浴火重生，去蕪存菁，這對有能之士，實在是一個「上位」的好機會。



### 我在庚子年的香港

在這世界上，最重要的，是往往被我們所忽略的。

經此百年難得一遇的2020年庚子年劫難，標然驚覺，在那和平的年代，一點也不起眼的「吃飯、睡覺、去廁所」，看似最簡單不過的人生3件事，方是生命最重要的，如果再加一點的話，莫過於自己的至親友好。

人類的堅韌性，具有我們無法想像的宇宙洪荒之力！特別是我中華民族。遠的歷史不提了，自1937年至1945年，我們經歷了苦難的全面抗日戰爭8年，吃不飽、睡不好、穿不暖（抗戰後期糧食不夠，吃的是樹皮、草根、米糠外加一點點米飯），睡在群山荒野之中，由於在叢林裏作戰，晚上經常發現爬滿吸血的蚊蠅，常年打腳腿，有了奇癢難受的香港腳。天天過着只有今天這一刻，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的下一秒。日子在驚恐無助、氣餒絕望中度過……除了戰鬥再戰鬥還是戰鬥……這樣的苦日子都活過來了，並繁衍生養了下一代。這就是我稱之為「宇宙洪荒的生存力量！」

今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上說：「國家開始過緊日子，人民準備過苦日子。」我想說：「我們已準備妥了，只要能戰勝這場中美博弈戰，我們不怕吃苦，我相信我們能挺過去的。而我更加堅信，最後的勝利者肯定是我們中國。」俗話說：「沒有危，何來

機？」這是中華民族一個偉大的轉折點。挺過去了，我們將是世界上真正的強國，我深信二十一世紀是我們中國的！

今年1月份，鍾南山說，疫情結束可能會在4月或5月，當時我們都譁然！還要這麼久啊？！但是時序之輪白天換黑夜，黑夜又轉白天，不經不覺現在已進入6月了。我們依然宅家，有朋友說，宅家很痛苦，快要發瘋了！請他想想，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什麼環境下創作了《正氣歌》？〈余囚北庭，坐一土室，室廣八尺，深可四尋，單扉低小，白間短窄，污下而幽暗，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……或毀屍、或腐鼠、惡氣雜出。……乃天地之正氣也，作正氣歌一首。〉

宅家4個多月，我當也有鬱悶時候，遂以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自勉自勵。

一個這般繁榮進步、豐衣足食、城市建設完善，社會福利制度健全，平均壽命高居世界第一或第二的城市，人人所嚮往的香港，竟然發生了持續半年的「內戰」，無盡的破壞、堵路、縱火……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，沒想到疫情稍緩和，他們又來了！如果不是這樣，國家何需急急推出「港區國安法」？

以看得出來，國家並不想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，只想用法律來制止無休無止的社會暴亂。執筆至此，美國竟也發生驚人「內戰」，且看趾高氣揚、不可一世的特朗普如何處理？



美國暴亂愈搞愈大。美聯社



### 移民心態種種

1997年前後移民的朋友，對香港問題大多有不同看法，1997年前最早那一輩，年輕時在「獅子山下」謀生不易才迫於無奈飄洋過海，在外國生活安定下來後，即使適應那邊的環境，對香港的感情還是依然不變。

1997年後那一輩事業早有成就，更多還有家室兒女，當初因政治前景不明朗時，放言「為了下一代」才不惜賣斷物業投資移民，沒想到判斷錯誤，香港回歸後市面環境並非想像中不濟，甚至經濟日見起飛，當賣去的樓宇大幅升值時，心痛自己走錯了棋，但是為了面子不好表現出來，心有不甘，怨氣便轉移發洩到中央和香港政府上，看到亂港新聞，便有莫名其妙的「興奮」。這類朋友不多，就是。

有些朋友異國久居之後，移民前美好幻想破滅，滿意過當時香港三分一樓價可以買到當地3倍面積的複式獨立屋；滿意過可以隨時方便駕車到

周圍國家旅行，十年廿年之後，這樣的生活開始厭倦了，倫敦老移民便抱怨大屋大到每天早晚時間花在清理煤煙，浪費不少青春歲月；加拿大老移民每年都為割草煩惱；愛車如命的新一代，未移民前嚮往自駕遊，事後才發覺外國地方大，公車路線不多，無車根本出不了門，買幾樣不同性質東西，往往駕車分別到不同地方，不比香港同一條街都有不同類型商店，五金材料文具零食都可以同一時間買齊備。

樂在吃喝玩樂會友，香港公車多到縮短無謂交通時間。移民，不過是他們父母本意而非他們的心願；尤其是跟香港同輩談到同一行業同級數機構同一職位，薪酬比美加高而納稅比美加低時，內心便羨慕不已。何況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，雖然是有。

法律嚴禁歧視，華裔在公共場合中不斷接觸到白人冷酷的目光，還會認為身在樂土嗎？

這些朋友，新打算移民的朋友，當然想也不曾想過，哪會感受到「避風避雪」那種滋味？



外國絕少街道像香港有那麼多不同行業商店。作者供圖



### 紙質與人生插頁

插頁多姿多彩，漂亮動人，深蘊之中活潑優雅，書籍和雜誌都是這樣。相對於很多再版書，修訂後插頁數量有所增加，尤其是繪畫作品更加精美。不少書修訂重印，銅版紙或膠印插頁增加，比如《資本論》第一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半身側像插頁，第二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半身正塑像，第三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畫像插頁；也有書籍重印增加黑白插頁的，既可收臻於美觀效果，又避免了增加讀者經濟負擔。

胡適有一位族叔叫胡近仁，年長胡適4歲。1929年，胡近仁在上海開茶店，給胡適寫信求其專門做代言廣告，被胡適拒絕。當年10月，上海立利圖書公司出版《徽州茶葉》，該書以銅版紙插頁印刷，內有張群、方振武等政要名流題詞，胡適也在上面寫了一詩：「一碗喉吻潤，兩碗破孤悶，三碗搜枯腸，四碗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靈，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」

享譽國內外的《長城》圖文書，最初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是一本全景介紹長城的優秀書籍。其編者郁進是著名出版家，該書設計了兩張摺疊插頁，呈現出三張最美的風景照片，非常吸引人。兩張長城建築風景全貌，第三張圖片安排的是小型圖片薈萃。該書多次重印，至少重印了10次，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引起美國麥格勞出版公司的極大興趣。後來，美方專程派人來到北京找到郁進，經版權輸出在美國出版。

曾任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劉玉堂，被譽為「當代趙樹理」，他有着不一樣的插頁情緣。他的兒子劉春雨如今依然記得，30多年前，父親所用那張水曲柳寫字枱上的插頁油畫。這張插頁油畫是父親從某雜誌上截下貼上牆的，油畫上一個光着

膀子的人在稿紙堆裏伏案寫作，這是當年劉玉堂自身的心靈寫照和人生自勉。這張插頁劉春雨一輩子都忘不了，它的激勵作用像一面旗幟讓父親生命不息，奮鬥不止。有趣的是，公務員某君平日在辦公室，喜歡與人評論單位同仁，誰優誰劣，孰是孰非，說得唾沫星四濺。每每談到高潮處，必朗聲大笑。若沒人與他聊天，便翻閱自費訂閱的《大眾電影》、《大眾電視》之類雜誌，他對這些雜誌上的插頁極感興趣，因這些插頁上往往印着一些美人圖。此君有時一看能看好幾個小時，默不作語。同事每每見之，深為驚奇。這從側面證明美人插頁的吸引力。

改革開放之初，雲南文學雜誌《滇池》也印美女作插頁，當年文學雜誌加彩頁的極少，《滇池》如此動作可謂時尚有加。《星星》詩刊創刊時，則請名畫家畫傳統雅緻繪畫插頁，周昌谷的《倏然小孩》、王漁父的《鴨子》都名列其中。《八小時以外》、《黃金時代》等雜誌，每期都有大量插頁和彩圖。如今，盛行讀圖的出版界，則愈來愈重視插頁的歷史滄桑感。視覺研究發現，超過70%的目光集中在人像臉部，於是插頁題材多選擇歷史人物具有典型意義的生活場景，從而建立由內而外的視覺懷舊感。

相對於報章雜誌或圖書，時間之書的人生插頁——總是令人癡迷地回望，就像夏天稻田、草地和河流一樣，在頭腦裏不停地翻動。稻浪起伏，河流喧嘩，讓人回想起童年和愛情。坐在滾燙的田埂上，溫度從草根向上升起，像信念的火炬高高舉起。你看，90歲的袁隆平，直到今天依然穿着襯衣，在溫度適宜時還要脫掉鞋子走近稻田，像稻子一樣親近陽光。最深刻的感情是無聲的，在無聲處彷彿被翻閱的人生插頁還有手指的溫度。

紙上寫不出糧食，電腦敲不出稻穀，只有在試驗田裏面，才能長出袁隆平希望的水稻。袁老永遠不能忘記這樣的人生插

頁，為早日完成項目攻關，在安江農校時冒着酷暑奮戰在稻田中，常常到了下午才回去吃飯。此時渾身上下大汗淋漓，白襯衫因浸透汗水緊貼在身上，靴底沾滿了厚泥。袁老的母親已87歲高齡，心疼地說：「你60歲了，不要天天這樣拚命，我知道你是科學家，可稻農們尚且知道午休，這樣幹會被累垮的。不懂勞逸結合，就幹不好以後的工作。」袁隆平看媽媽非常生氣，保證以後按時吃午飯。

還有一個人生插頁，與袁老的老伴鄧則有關。袁隆平曾說：「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在別人不肯嫁給我的時候，鄧則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的求婚。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，她始終和我在一起。」在探索雜交水稻的最初歲月，鄧則始終相信和鼓勵袁隆平，在逆境中她曾對袁隆平說：「大不了和你一起下田做農民，你照樣可以搞你的雜交水稻。」袁隆平介紹自己夫人時，總是說：「這是我賢內助！」

每個人都是一本書，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動人心扉的插頁。父母是我們的出版社，生日是我們的出版日期，身份證是我們的書號。我以為，如果人的一生出版一次，編輯與修訂者總是別人，那將是最大的遺憾——因為那樣的插頁，你永遠沒有機會，也不能審視書中的插頁，不能寫照自己的生命。一位特種兵朋友說，人生最要緊的往往只有幾張歷史性插頁，在特種部隊「狼隊」的歷程中，永遠不能遺忘的北大隊的生命插頁和生死共存的同胞們。

作家聶遵貴在《寫在人生的插頁》中說得好，沒有不穿越苦難的優秀，否則所謂的優秀便弱不經風。沒有捷徑可以讓人成為優秀，必須足夠地做好蹈火煉獄的準備。在人生的插頁中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主角，都有動人的臉龐和眼神在不停地閃動。「你必須準備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，如果你不先化為灰燼，怎麼可能重生呢？」尼采語音的回放穿越時空，依然像山泉那般明澈透亮。



### 又是黑白問題

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黑人男子(非裔男子)喬治·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雷克·喬治「膝蓋鎖喉」致死而引發的全國示威乃至演變成騷亂持續，令長期困擾美國社會的「黑白問題」再浮水面，情況嚴重，以致77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要單膝下跪，對示威者承諾當選後會重點處理種族問題，撫平長期傷痕。

無論美國如何自詡為「種族大熔爐」，甚至出現過史上首位非裔總統奧巴馬，但種族歧視卻像揮不去的鬼魂，尤以「黑白衝突」為甚，並嚴重至喪命的抗議運動乃至騷亂。較近兩次分別是發生在1992年的洛杉磯和2014年的密蘇里州，前者是4位白人警察圍毆一名黑人，後者則是身無武器的18歲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槍射身亡。兩宗案件中的警察都被判無罪。所以，這次把黑人活生生壓斃致死的事件，雖然涉事白人警察已被控以謀殺罪，但如何判決仍是未知數，近日更有不少污名化該黑人而有利於警察的信息傳出，反映當中的「種族偏見」。

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(Black Lives Matter)是7年前起源於非裔美國人社區，抗議針對黑人的暴力和系統性歧視的國際維權運動，在翌年的密蘇里州示威中壯大，並令這句悲涼的口號深入人心。套用在此次「6分鐘殺人案」中更加形象化——在視頻上，高

頭大馬的白人警察壓在黑人頭上的膝蓋及其表情，以及露出頭部的被壓迫者的痛苦表情，歷歷在目，令人不忍目睹。這樣的鏡頭和那句「我不能呼吸」的求饒話，赤裸裸地暴露出草菅人命、白人至上者的虛偽嘴臉。

在美國，種族問題是一個結構性死結，長期存在，長期呼籲和抗議，但長期不解決。一方面，官方不時有企圖舒緩種族問題的政策，比如早期的「隔離但平等」(Separate but equal)到後來的「優惠性差別待遇」(Affirmative action)等，另一方面，相對進步的文化界不時出現反種族歧視的作品，但兩者的核心似乎只停留在安撫躁動的黑人民心而已。

早年最出名的一部反種族歧視電影，是1962年上映的《怪屋疑雲》(又譯《殺死一隻知更鳥》)，改編自同名小說，講一位白人律師為一位被冤枉的黑人青年辯護，連累子女在學校被罵等。近期的相關電影就是去年獲奧斯卡最佳電影的《綠簿旅友》，講一對黑白人友誼的故事，角色設定更反傳統——黑人鋼琴家僱用白人司機送他到種族歧視嚴重的南部巡迴演出，兩人在幾個月相處中加深了解並建立了情誼。

兩部電影相差半個世紀，雖立意用心，也溫馨感人，但仍擺脫不了「歧視視」——以白人視角看種族問題，前者講白人幫黑人，後者同樣是白人幫黑人。換言之，黑人仍處於被幫的低下位置。



### 活着，一切皆有可能

隨着冬天的腳步臨近，西澳的地中海氣候便體現得淋漓盡致：氣溫下降，時雨時晴，與中國的「6月天，孩兒臉」一樣，下一會兒雨又出一會兒太陽，或者乾脆任性性地邊出太陽邊下雨。如此，倒是使得久處疫情中的人們能夠不時地觀看到美麗的彩虹，心情也隨之輕鬆不少。

周日趁剛下完雨的陰涼去超市買菜，發現商場裏幾乎所有在疫情期間關閉的店舖都重新開了門，大部分的商品都在以極低的折扣甩賣。然而人們除了在超市購買日用品之外，到折扣店買東西的仍舊寥寥無幾。對於難得出門買一次菜的我們來說亦是如此，衣服和化妝品也失去了平日的吸引力，讓我們心儀的只有超市貨架上擺着的極少見到的中國掛麵和豆腐乾。

掛麵買回家，便迫不及待地衝進廚房去做女兒和我都愛吃的客家醃麵。

大抵是羈旅異鄉的時間太久了，遇到自己喜歡的食物，連煮開水都充滿了儀式感。剁了細細的蒜末和蔥白，放進油鍋爆香，蒜末和蔥白

爆至金黃後加入生油，和翠綠的蔥花、黑亮的胡椒粉一起放進煮好的麵條裏拌勻，麵未入口，唾液已在喉嚨裏嚥了又嚥。澳洲沒有枸杞葉，便用芥菜滾了鹹蛋湯，撒入一小把紅色的枸杞子，權當是三元及第湯了。待到在餐桌前坐下，吃的哪裏是醃麵，分明是一份遙不可及的念想。

豆腐乾買回去是捨不得吃的，在冰箱裏放了又放，才拿出來，虔誠地切了，用西芹和青椒炒了端上桌。滿屋飄香，入口，卻猝不及防地流了淚。青椒出乎意料的辣，滿口熟悉又遙遠的味道，卻是比青椒的辛辣更加地嗆得心底生疼。更令人感覺辛辣的是，這幾天只要打開手機和電腦，就能看到在美國和加拿大爆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遊行活動，兩國的遊行活動都在最後升級至暴亂，一時間幾乎超越新冠肺炎成為全世界的焦點，讓仍舊處在疫情中的人們感覺惶恐不安。

這種惶恐也像病毒一樣蔓延到了澳洲，墨爾本、悉尼、布里斯本等地都陸續地開始了大規

模的遊行。和美、加兩國的群眾抗議暴力執法不同的是，澳洲人遊行的主題是反對5G和反對接種疫苗，據說遊行活動也即將在西澳進行。

這些消息讓人感到心慌，而另一些消息卻讓人感到心疼。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：肯尼亞的一位母親在丈夫去世後獨自撫養着8個孩子，因為疫情的蔓延，這位母親失去了工作，她和孩子們常常面臨吃不上飯的困境。面對挨餓的孩子們，母親將石頭放入鍋中假裝在煮飯，飢餓的孩子們以為有飯可吃，便滿懷期待地睡了……小時候看法國故事書《石頭湯》，故事中3個飢餓的士兵假裝煮石頭湯喝，最後真的「騙」到了食物，填飽了肚子，看着看着就笑了。而在現實裏，那些孩子們卻是被母親無奈的石頭湯「騙」了，可以想像他們在睡醒之後還是見不到食物的絕望，看着看着就哭了。

如今，病毒的陰霾籠罩着這個世界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散去。我再一次想起電影《絕殺慕尼黑》裏那句話：只要活着，一切皆有可能。(澳洲漫遊記之十九)